20:00 快报记者 是钟寅为你报道

妈妈“没醒”,年幼的他饿了一天 没人忍心告诉他,“妈妈不在了”

前天傍晚5点左右,浦口区永宁镇一位年轻妈妈被人发现死在家中,而她年幼的儿子还以为妈妈“没睡醒”。警方到场后打开房门,救出已经饿了一整天的孩子,并让房东给孩子做饭。孩子嚷着要妈妈,所有的目击者都感到心酸,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孩子,他永远见不到妈妈了。

前天傍晚5点左右,浦口区永宁镇花旗营村的一户两层的出租屋里传出孩子的哭声。“哟,张敏(化名)一天没下来了,她的儿子怎么哭个不停啊?”邻居起疑了,就跑到二楼去敲门,可里面只有孩子在哭,听不到大人答应。这更让邻居担心起来,张敏是外地人,独自带着四五岁的儿子在南京生活,她平时不上班,全部精力都在照顾孩子起居上,从不会把儿子单独留在家里。屋里无人答应只有一种可能,张敏本人出现了意外。想到这,邻居不敢耽搁,随即拨打电话报警。

浦口永宁派出所的民警到场后,迅速打开房门,结果发现张敏躺在卧室的床上,已经停止呼吸。孩子就站在旁边,但并不知道妈妈已经离世,还以为妈妈睡着了。民警立即把孩子送到楼下,让房东先照看一下,接着就封锁现场,在房里展开调查。

“我饿,妈妈一天没给我做饭了。”当孩子见到房东后,第一句话就说饿,房东看得心疼,赶紧给孩子做了一大碗蛋炒饭。孩子确实饿坏了,没几分钟就把一大碗饭吃得干干净净。孩子此时还以为妈妈是“没睡醒”,又嚷着要找妈妈。所有街坊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心酸,没人忍心告诉孩子,妈妈不在了。

邻居们介绍,这一带住的都是本村人,唯独30多岁的张敏来自外地。她住在这两层民居的二楼。她和周围的人很少交流,没人知道她的家庭情况。邻居从没看到她出去工作过,也没看到她有丈夫过来,都奇怪她哪有钱养活孩子。“我们偶尔看到她几次下楼买东西,好像身体还不错,年纪轻轻,不应该是突发疾病死亡吧?”邻居对她的死亡原因猜测很多,特别是警察将现场封锁后,四五个小时也没有把遗体抬出来,周围居民更认为可能是非正常死亡。但办案人员并未证实此事,只是对居民称,尸体上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伤痕,其他情况还需要法医来进行调查。

张敏前天白天一直没有下楼,并且孩子一整天没有吃饭。邻居据此推测,她的死亡时间可能是前一天的夜里。让众人遗憾的是,孩子年纪实在太小,无法提供更多线索。

大约晚上10点,孩子被警方带走,暂时安置在派出所。张敏的遗体,则被法医带走做进一步检查。但现场的封锁没有撤除,警方留下两名保安看守,禁止外人入内。

昨天下午,记者从警方获悉,已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嫌疑,张敏可能系猝死。警方表示,目前他们已经取了相关检材,送到鉴定部门鉴定,具体死因还需进一步确认,小孩也已经由赶至南京的家人接走。

(钱先生线索费50元)

16:00 快报记者 陈志佳为你报道

一夜之间,两口古井井栏被盗

前晚刚过12点,在评事街一家服装厂做工的曹小姐刚下夜班,走进评事街56号自己租住的家时,发现有三个陌生男子蹲在巷子里的古井旁。曹小姐回家后立刻拨打110报警,当警察赶到时,周边居民发现巷子里古井的井栏已经不翼而飞,只留下黑洞洞的井口。就在同一时间段,与评事街一街之隔的泰仓巷39号,一口古井的井栏同样被盗。

记者在评事街现场看见,这口古井井口呈方形,约半米见方,从井口看,只是外围糊了一圈水泥防止暴雨时脏水涌入井内,除此以外,井栏并无其他固定措施,而井内长满了青苔,井水清澈见底。据居民介绍,评事街中的这条小巷叫做水巷,就是因这口古井而得名的。住户王大妈说:“我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,我今年都70岁了,你算算这井的历史有多久。”随后,王大妈拿出一张材料,上面正是介绍南京市现存古井的文字,王大妈说:“这口井和我们感情很深,从小就在里面取水用,现在夏天还是用井水冰西瓜,比冰箱都好使。”

井栏被盗后黑洞洞的井口 (陈先生供图)

听说古井井栏被盗,两条老巷的居民都很遗憾,纷纷表示,小偷偷去井栏做什么用途,他们不清楚,但对大家来说,这口井是即将拆迁的老巷留给他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回忆。朝天宫派出所民警表示,近期会加强巡逻,严防类似事件再发,同时会协调街道,先找石材将井口围上,避免有意外发生。

11:00 快报记者 常毅为你报道

清代石碑躺路上20多年 村民想请文保部门来看看

高淳县桠溪镇平圩村的路基上有块石碑,石碑上刻满了文字。碑文中有柳庵碑志字样,题词的是清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有“二右”之称的马世俊,内容则记载着当年村民捐钱建庵的事。曾有文物贩子上门收购,被村民断然拒绝。但随着时间流逝,碑文逐渐模糊,村民希望文保部门能帮助保护这块石碑。

这块石碑在村里的一处路基上,今年67岁的杨成保和65岁的杨吐华是石碑的保护人。他们说,石碑在路上躺了20多年,因每天行人较多,碑文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了。不过,之前村民们根据碑文做了详细记录,现在与碑文核对,勉强能认出这些繁体字。据测量,碑长1.50米,宽0.70米。碑的上端写有“柳庵碑志”,内容是当年村民捐钱建庵的记载,在碑文最后落款写有“大清康熙贰拾贰年冬月,丙午仲春濑江马世俊题”的字样。

杨吐华说,平圩村现有村民90多户,大多是杨姓村民。根据家谱记载和上代人传述,清朝时,村东有个柳庵,是村里一个叫杨斐文的带头修建的,当年村里有杨姓和蔡姓村民,蔡姓是村里的员外,在碑文上现在还能看到蔡姓村民捐钱的字样。不过现在村里没有姓蔡的村民了。

杨吐华说,当年马世俊是溧阳名人,当时溧阳、溧水、高淳是一个行政区划,所以写碑志时请来了他题文。到民国年间,柳庵又改成静塘庙,上世纪50年代后期,静塘庙被毁,石碑被遗弃,后来又被村里用在路基上,根据年代推算,石碑已有300多年历史。上世纪90年代,从报纸上看到马世俊是清代名人的消息后,村民觉得这块石碑可能有文保价值。8年前,一个文物贩子跑到村里,要以400元的价格买走这块石碑,被村民拒绝了。

石碑被铺在路上,字迹日渐模糊 报料人供图

据记载,马世俊是江苏溧阳人,清初著名文学家,顺治十八年中一甲一名进士,马世俊敏于词翰,精于书画,有“二右”之誉,即书如右军(王羲之,东晋书法家,有“书圣”之称)、画似右丞(王维,唐代诗人,善书画)。马世俊在廷试时,称“王者天下为家,不宜示同异”,深得皇帝欢心,钦点为状元。著有文集多卷。

目前,当地文物部门已介入调查,确定这块石碑是否有文物价值。

(高先生线索费50元)

》另一个心酸的故事

10:00 快报记者 常毅为你报道

他来南京找女儿 露宿街头好几夜

他坐在深夜的街头放声大哭 报料人供图

父母给姐姐换了新手机,而自己还在用缠着胶带的旧手机,17岁少女小白也想换个新的,但被爸爸责骂了几句,于是离家出走。几天来,父亲老白露宿南京街头,饿了就啃烙饼、喝凉水,到处寻找女儿,但一直没有她的消息。

为换个手机,女儿出走了

前晚9点多,一个年近50岁的男子走进中央门立交桥派出所,说要找女儿。朱警官看他神情憔悴,浑身上下脏兮兮的,就让他坐下慢慢说。他就是老白。“我从徐州来的,小女儿前几天离家出走来南京了,她才17岁啊,我怕出什么事,能不能帮我找找?”老白说着,声音有些哽咽。

小白一家在徐州睢宁农村,因为想要个儿子,老白夫妇连生了三个女儿,直到第四胎才是男孩。“在俺们农村,没有儿子是个‘缺点’。”老白说。但家里早就被罚得倾家荡产了。这些年,全家6口人都靠老白种地养活。好在大女儿有出息,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,就快毕业了。二女儿打工,但工资不高。小白是老三,初中毕业就辍学了,眼下在家闲着。

“孩子都想要手机,可家里没钱啊。”老白说,打工的二女儿两年内先后换了四部,“第一部摔坏了,第二部踩坏了,第三部被上大学的老大要走了,才给她买的第四部。”实际上,这四部手机加起来才花了1000多元。8月10日,看到姐姐用上了新手机,小白心里有些不平衡,看着自己摔坏后用胶带缠起来的翻盖手机,她跟妈妈说,也想换个新的。妈妈当时没说什么,但老白晚上回家后,发了一通火。

“她长这么大,我从没打过她,这次就骂了几句。”老白说,家里穷,老大在实习,需要用钱,15岁的儿子上中学,也得花钱,之前给小白买那部300多元的手机,钱就是借来的,现在哪有闲钱去买手机呢。不过,尽管如此,夫妻俩还是打算等到了中秋节,给小白买个新手机。但这个决定没敢告诉孩子,“怕到时万一没钱,兑现不了,她不失望吗?”

第二天上午,小白不见了。父母以为她去同学家玩了,但直到傍晚遇到同学妈妈,才知道小白离家出走了。

父亲苦寻女儿,露宿街头好几夜

接下来两天,老白夫妇找遍了当地的所有亲友,都没有小女儿的影子,手机也一直关机。后来,老白拿着户口本找到银行,才查到小白先在睢宁取了500元,后来在南京又有两笔消费。14日,老白找到了南京。

几天来,他拿着女儿的相片,火车站、汽车站一带,见人就问,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。从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找到中央门派出所,前晚又找到中央门立交桥派出所,老白希望民警能帮他找到女儿。朱警官随后进行了登记,但要找到小白,却不是一时半会的事。“你先找个小旅馆住下吧。”

“身上就几十块钱了,住不起旅馆啊。”老白摇摇头。“那你这几天怎么过来的?”“晚上也不睡觉,走累了就靠哪个桥边打会盹。”老白打开随身的帆布包,里面一个塑料袋裹着几个烙饼。“饿了就啃这个,喝凉水。”老白的话让朱警官唏嘘不已。

深夜11点多,老白走出了派出所。小女儿的那张相片又拿在了他手里,上面是一个长发披肩的清纯女孩。“都是爸的孩子,怎么可能不疼你呢?孩子啊,你到底在哪里?你赶紧回来吧……”看着相片中微笑的女儿,老白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(蒋先生线索费80元)